



劉白羽

戰而爲祖國爲

新文藝出版社

劉白羽

爲祖國而戰

新文藝出版社

一九五三·上海

報 告
爲 祖 國 而 戰
著 者 紹 白

*

新文藝出版社出版
(上海東平路八三號)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新華印別廠上海總製版
光華印刷廠印制
曉榮記裝訂廠裝訂

*

書號(503) [I III 36] 本有 196,300 字

一九五三年九月上街第一版
一九五三年九月上海第一次印制

本次印數 30000 冊

定價 6,600 元

*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1 號

序

一九四六—四九、那解放祖國戰爭的年代離我們並不遠。當我整理着當時我寫的各種戰地通訊的時候，那些風雪下、砲火下的生活又躍現在我的眼前。不久以前，我到朝鮮前線一個團指揮所，那是在山谷中的密林裏，人們從山石底下鑿出巨大的坑道，在我們洞口外，榴霰彈常常飛嘯着，把茂盛的樹木斫斷炸傷。就在那轟隆——轟隆砲聲中，我聽到一段非常令人神往的對話。那是一個政治委員和一個剛剛從火線上負傷下來的排長，他們說着說着忽然談起過去。

政治委員說：『那時你是哪一個連的？老二連的？』

排長：『對，我們那裏有一個連長……』

『他是一個英雄主義的人，可是他到哪裏去了？』

『他犧牲了，他很勇敢。他調我跟他當通訊員，他在棉花街作戰犧牲的。我們那個老團長，那時可夠艱苦了，騎着馬在馬上打臘睡，他不騎了，索性下來在雪地裏跟我們一路走。』

幾句話就把我帶回到那歷史的年代，這些話是那樣令人深思的。

政委說：『想想那個時候，想想那時的艱苦，現在好了。』

『戰士們說你見過什麼艱苦呀！？我說現在有大米、罐頭，那時高粱米也沒有，苞米楂子還得自己動手磨。老百姓說你們吃的是飛機式的苞米，……怎麼說呢？皮沒磨掉，都糲起來像帶了翅膀。那時候，我們當戰士的可不錯呀，說到那裏就到那裏，……』

一種英雄的歷史的聲音，從那普通人的普通言語裏透露出來，從他心裏透露出來了。我聽着，我也回憶起他們所談的一九四六年嚴冬那一段生活。我知道這種談話，在這砲火下是多麼寶貴，它是怎樣的鼓舞人，往年的戰鬪的火炬又閃耀起來，——這意味着歷史的勝利前進。

想一想，一個戰士，他是一個普通的農民，他曾經爲土地、爲生存、爲自由而戰，他解放了祖國。他們一心一意要在走完萬里長征第一步之後走第二步，他們要建設家園、祖

國，他們告訴我：『我要把日本燒殺的無人區變成良田』，可是美帝國主義又把戰火引到我們的邊疆。他們有的已經復員還鄉，又帶着身上的傷疤，向家人告別；有的就在一個黎明報了名，走向朝鮮。他們用血肉創立了祖國，又用生命來保衛它。他們和萬千新的人、年輕的人一起，英邁的走上戰爭的煙火裏去，他們又一起創造震動世界的新勝利。這時他們回頭想到那歷史的往日，他們的心是怎樣的充滿火光一樣的勝利自豪感啊！『歷史上一次又一次的，不管多麼艱難困苦，我們都打出一條路來，這面前的美帝國主義能制不住它？我才不相信呢！』在火線上無數新的人、年輕的人都為這種勝利信心所鼓舞。我明白，戰士這種樸素的話、可愛的話，也就是從中國人民革命鬪爭歷史的考驗當中得來的。歷史鬪爭中的勇敢、頑強，一代又一代的留傳下來，我相信，無論在戰鬪火線上或生產建設戰線上，今天，這種歷史的精神都在閃着火花。

總之，我每一次逢到一起行過軍，宿過營的人的時候，我不斷的想到我們所走過來的一九四六—四九，那離我們並不遠的年代。『為祖國而戰』原由天下出版社印行，現在我把它重新選擇、編排、整理了一下，成為我在解放祖國戰爭年代一個比較完整的通

訊文集。作為我對那些曾經一起在祖國那揚着灰塵的道路上、今天又在朝鮮那揚着灰塵的道路上行進的朋友們的紀念。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收集作者從一九四六——四九年，解放祖國戰爭中的通訊報告。作者當時以軍事記者關係，自英雄的四平街保衛戰開始，參加了由松花江至長江的長遠戰爭歷程。這裏面收集的有雜記、有日記片段、有新聞通訊，記載着為自由、幸福的新中國而奮鬥的英雄們的事蹟，記載着光輝燦爛的新中國的到來。

目 次

序

英雄的四平街保衛戰 ······	一
一 公主嶺的黎明 ······	一
二 激戰 ······	二
三 無窮力量的來源 ······	三
四 俘虜說「我們過來了」 ······	四
五 訪問林彪司令 ······	六
西線記行 ······	一〇
一 人民與戰爭 ······	一一

二 蔣佔區的苦難

三五

將胡匪消滅在大森林裏

三三

三下江南戰記

四一

一 從敵人心窯裏爆炸

四一

二 六勇士

四一

三 韓殿發的經歷

四〇

四 薛延臻和胡林祥

四五

爲祖國而戰

六一

一 在我們的土地上

六一

二 誰的罪惡

六二

三 我們用的是拉鋸

六三

一九四七年夏季戰記

七七

一 公主嶺入城記

七八

二 戰壕裏的生活	充
三 南滿歸來	100
戰鬪的旗幟	一一
新社會的光芒	三一
一 漂河口雜記	三一
二 新社會的光芒	三九
錦州之戰一角	四九
一 第一名旗手	四九
二 獨胆作戰的英雄	五五
光明照耀着瀋陽	一九
一 歷史的暴風雨	一九
二 混亂的崩潰與清醒的勝利	一六
三 光明日月永屬人民	一五

人民歷史新的一頁 一六九

一 北京入城記 一九九

二 第一次會合 二七七

三 偉大人民力量的檢閱 二九〇

橫斷中原 二九五

火炬映紅了長江 二九五

一 火炬映紅了長江 二九五

二 訪問湖南的一支游擊隊 三〇〇

英雄的四平街保衛戰

一 公主嶺的黎明

一九四六年三月，我到了吉林，在夜光之下，看了一眼白色的松花江。我和民主聯軍司令部經過電話聯繫後，得到允許，我就又搭車急轉長春，於是在民主聯軍解放長春的一週後，我也進入長春。次日落了一天雨，因為四平激戰，我即刻到前方去。車在深夜開出，最前一站是公主嶺，到時還未黎明。日本軍用皮大衣能夠保持身上溫暖，但是臉上很冷，一陣陣潮濕的風把我軍帽的帽簷打在額頭上。雨已停，從車站望出去，一條瀝青馬路，濕得映出兩串整齊的路燈之光。我帶着困倦走進站台一間調車室的小房子。

小房裏燈光很亮，火爐甚暖，幾個工人坐在長凳上工作。我把靠背椅拉近火爐，想

休息一下。

無意中從桌上看到一冊斯諾的『西行漫記』，我抓過來翻了翻。這時我感到舒適，溫暖，——只有旅人才感覺得到的一瞬之間的舒適，溫暖。突然間，我雖未抬頭，却覺得有一個人匆匆走入，與站上工作人員交談車皮事情。可是他一下抓着了我的肩膀。我斗然立起，原來是一個東北大漢，他的手巨大而有力，原來是蔣澤民，蔣爲我在重慶的朋友，那時知他是抗日聯軍老戰士，常督促他爲『新華副刊』寫稿，誰也沒想到會在公主嶺站台這間小屋裏相遇。談起來，不禁使我肅然起敬，原來這次他參加了長春中心廣場的最後戰鬪，他竟是這樣一個英雄，——一個出色的坦克車手。他現在是戰車隊隊長，這次到公主嶺來是搜集坦克零件，因爲在公主嶺曾經有一處修理戰車的工廠。

這時外面一片雨後黎明，空中泛着淡青的透明顏色。

回想自『八一五』以來，此九個月時間，東北人民爲了解放、民主之鬪爭，展開了極巨大而艱難的事業。時間如流水，一切在作着重大的歷史考驗，——但其中最大悲劇，是瀋陽、四平、長春、哈爾濱、齊齊哈爾各被國民黨政府『接收』城市，又一度遭受『鐵

石部隊」之兇殘的騷擾。姜逆鵬飛的「鐵石部隊」原是日人從僞滿各部隊中選拔精銳而成的，在「滿洲國」時，他們以殘忍屠殺被日人贊賞，可是東北人民提起他們沒一個不咬牙痛恨；誰想得到現在他們竟又因屠殺人民，而得到中國法西斯的獎勵了。站在這公主嶺黎明中，——前面一百餘華里就是火線，縱觀今日東北局勢：——民主聯軍從農村進入城市，從長春開始，繼之以哈爾濱，齊齊哈爾，都從黑暗轉入光明，這是人民的大勝利，大發展，——表示了人民的意志，也表示了人民的力量。不過從反動者眼中看來，是一種大失敗，而且那些好戰的『英雄』們會覺得這太『丟面子』，因此可以預料，爲了完成他們在東北樹立獨裁統治，必將從軍事上有新的佈置，打內戰，打東北人民，而愈是如此，他們將愈失盡東北人心。

公主嶺目前是前線供應站。

在那間日本式樓房上，電話鈴總是不斷的響。遇前線下來的幹部二人，據說前方情況很好。敵方最懼怕民主聯軍勇敢與機動的突然襲擊。——我略略巡視了一下這擁有六萬人口的城市，下午一點鐘，就坐到一輛美國十輪卡車司機旁坐位上，據司機告我：這

一輛車得自秀水河子戰役中，玻璃窗上有一處彈痕，震得玻璃上遍布細碎冰紋。前進了，四輛同樣的車進入科爾沁旗平原上的春風中。

二 激 戰

我整日穿行大平原，到達前方，四平街的保衛戰已進至第十五日了。

半年以來，在中國展開了光明與黑暗，摧殘人民與人民的自衛的鬪爭。在這驚天動地的十五日保衛四平街之戰裏，寫下了人民最英雄的一頁。十五天以來，這一塊土地，無時不在鐵與血的爆炸之中，那些帶着逼人兇焰而來的美械裝備之新一軍，曾經以兩小時三千五百發砲彈（每分鐘廿五發）的火力猛攻，但他們被阻止了，光榮的四平街第一線頑強不屈，絲毫未動，它如同一塊石碣上寫『停住！』

四平街在兩條鐵路交叉的一個十字口上，是一個有十幾萬人口的城，公允的說，這裏不是什麼希奇、險要的地方。附近只有一二處二〇米高的高地，沒有樹林，面前有一條小小的河流，反動派的軍隊從南面、西面、西北面的一部分，同時向這個城攻擊。

砲聲，從三十里外就聽到了。戰士們佝僂在他們低矮的地堡裏頭，震聾耳朵，執行任務。

當他們第一次走下這些地堡，十連的連長，政治指導員和一排排長向大家宣誓：

『我誓死堅守，死了也要把屍體擋着敵人。』

最嚴重、緊張的第一天打響以後，突然，由一個連擴大到一個營，擴大到一個團，這話成爲大家的話。他們在熾烈的砲火之下，慎密的把它記錄下來，寫成信寄給他們敬愛而信賴的指揮者林彪總司令那裏去。在春風和春雨的變幻之中，四平火線，日以繼夜是響成一片的砲火。戰士們白天從地堡裏射擊，夜晚偶一間斷的時候，就修築起堡壘來。

有一處防線上，有一個地堡是一個班的重機槍陣地，在工事裏面的右壁上寫着『射手正確瞄準』，左壁上寫着，『不怕犧牲流血』。下面是編有號碼鋪設草袋的彈藥手和射手的位置。我可以這樣相信，我們的戰士對於他的地堡，有着很深的情感。在一次激戰當中，有一個地堡最後只剩下兩個人，——班長范金合和戰士王景春，他倆下了最大決心，班長說：『咱們倆在，就不能叫陣地丟了，手榴彈準備好，上來就打他！』果然，反動